春秋分記

三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暘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九　　宋　程公說　撰

鄭世本第二

成公　　僖公

簡公

成公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名睔襄公子悼公弟成六年嗣立明年改元三年晉執之四年三月鄭立公子繻四月殺繻立髡頑五月成公歸至襄二年卒在位十四年

成公經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傳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鄭大夫軍楚師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

傳八年春晉欒書侵蔡遂侵楚楚師之還也晉侵沈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經九年秋七月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鄭人圍許

傳九年春二月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冬十一月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　晉必歸

君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十年春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子如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大子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

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六月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申之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傳十二年春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鄭伯如晉聽成詳見晉

傳十三年夏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十年班出奔許今還欲為亂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班子駹班弟孫

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經十有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十四年秋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

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經十五年夏六月楚子伐鄭

傳十五年夏六月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詳見楚

經十六年夏四月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晉侯使

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　夏四月鄭子罕伐宋敗宋于汋陂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戊寅晉師起鄭人使告于楚姚句耳鄭大夫與往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楚師敗績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

詳見晉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晉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五月鄭大子髠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

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楚子重
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有一月諸侯還
傳十八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郟
襄公經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傳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經二年春鄭師伐宋　夏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庚辰七月九日經書六月誤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不為他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詳見晉）

僖 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名髡頑成公子襄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七年卒在位五年

襄公經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傳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經七年冬十有二月會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

丙戌卒於鄵

傳七年冬會于鄬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

年朝于晉（鄭僖元年 魯哀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鄬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趙子辨疑曰諸侯死例書名此則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云鄭伯髡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以須於如會時便書名以便其文耳三傳不達此體見其文特異不能釋

得妄云被殺若實見殺而以疾赴則從而書之諸國弒君豈有實告乎按經文未見諸侯則是已出境臨欲相見云耳

簡公（諡法一德不懈曰簡）

（名嘉僖公子襄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十二年卒在位三十六年）

襄公經八年夏葬鄭僖公（無傳）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八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孤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二孫子孤子出奔衛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子產父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五月會于邢丘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四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

（待晉來救）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以鄭為

敝邑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
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
子展名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
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
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小旻請從楚騑子駟名也
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晉大夫告于晉曰君命敝
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
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

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盡也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狐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經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已亥同盟
于戲楚子伐鄭
傳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
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宫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
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
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表道木　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
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
恐乃行成諸侯皆不欲戰乃許之十一月已亥同盟于

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卿之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

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新注杜云此年

不得有閏月癸亥去戊寅十六日疑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自然轉日爲月詳見晉書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經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秋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傳十年夏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子囊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諸侯伐鄭己酉師于牛首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減損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因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不使獻其所獲之俘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熈之黨於是子駟當國

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子駟子）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為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匹婢切）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

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晁補之曰子西子駟子也子產子國子也子西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盜戕其父聞難匍匐遑遽而往猶恐不及而責子西以不儆善子產以死完此豈雍容時耶傳失之矣且言國事則三執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咎臣妾之逃悼器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而已哉

子孔當國〔代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
弗順將誅之〔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
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
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
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
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
門之外衆而後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
梧及制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楚師不退欒黶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
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
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
人盟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
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以為後伐之資丁未
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一本亳作京楚子
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
傳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
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音暮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

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
盟于亳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
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
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勑略切如楚告將服于晉曰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
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
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
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

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

程頤曰晉悼公推誠以待反覆之鄭信而不疑鄭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傳十三年冬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執至今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新注習因

也祥善也歲因其善謂去年吉今年又吉善因則行謂五年五吉善善相因不習則增修德

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傳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父為尉氏所殺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樂師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之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

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産等言不為子産殺三盜得賂而歸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冬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狗女父之族娶於晉范氏故奪其妻歸之

經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冬十二月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

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楚令尹子庚帥師治兵於汾子蟜
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展子西知
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
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
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
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
下甚雨及之詳見楚

經十有九年秋八月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十九年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秋八月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

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 魯襄六年）簡

之元年士子孔卒（鄭簡元年 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

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傳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子產）

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

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

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晉不見禮）

晉是以有戲之役（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同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

君見於嘗酎月令孟夏天子嘗酎酎者重釀之酒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

將靖東夏澶淵盟二十七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

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

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

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

而翦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

重圖之　秋九月鄭公孫黑肱子張有疾歸邑于公召室

老宗人立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

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十二月鄭游眅（公孫蠆子子明）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眅子）而立太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茍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經二十有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

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秋會於夷儀將以伐齊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

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小阜）無松柏二子（張骼輔躒）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

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
自棘澤還
傳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鄭人怨之夏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陳城遂入之陳侯免喪服音問擁社抱社主子美入子產數俘而
出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詳見陳秋八月鄭
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
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

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妃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蔡出厲公也楚陳佗之亂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宣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宣十一年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

刋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晉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

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
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
辭哉十二月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
（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
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
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
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經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傳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楚子秦人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

穿封戌囚皇頡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戌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之辭乃得堇父）秋

七月鄭伯如晉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

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子西）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釁動也嗇貪也）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傳二十七年秋七月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盟宋還過鄭）子展

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印段 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刺君 淫亂）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肅肅謝功 召伯營之）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心乎 愛矣）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無以

大康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
君子有禮文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若保是言
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
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
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
亡不亦可乎

傳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玆宋鄭其饑乎詳見天文書
蔡侯之如晉也在此年夏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曰宋之盟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事見宋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
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
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
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
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
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
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
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　九月鄭游吉如晉
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
壇外僕言曰外僕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
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
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
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十二月公如楚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　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

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傳二十九年夏五月鄭子展卒子皮即位（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六月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冬十一月鄭伯有使公孫黑（子晳）如楚

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世爲行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已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

產息之乃猶可以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三十年春正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良氏伯有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己亥鄭伯及

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過十年矣（詳見陳）秋七月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分散）而罷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

豐同生[同母兄弟]伯有汏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

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子西之子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子上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游吉

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公孫揮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奎婁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子須切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適晉羽頡因之與

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子罕子為馬師冬十月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

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

晁補之曰以子產之賢察伯石之偽而惡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已位何也以謂廢之則力未可為若恥與同列而已自去耶則鄭不可以無子

産故寧少假馬且與之偕而不自去爲鄭國慮故也嗚呼君子之馭小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產其懼此也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子張（豐卷）怒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于公不役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田里所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

傳三十一年公薨之月是年六月魯襄公薨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刑政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士文伯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賢遍反下同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

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塓塗也莫歷反）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鄭魯同姓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受也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

禮也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迋子放切往也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

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傳使行之以應對賔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毁鄉校何如子產曰何謂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

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有患切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

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昭公經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

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皙)又使強委禽(禽鴈)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

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子南用戈子皙直子産未能討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

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鄭為游楚亂故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

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子產弗討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詳見晉

經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大叔之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黑氏之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驛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在襄二十一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

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爭徐吾犯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皙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於木加尸上）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晁補之曰子產為鄭叔向為晉晏嬰為齊皆三國
季世而晉齊甚焉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
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及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
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
實難卒與之夫為政而令不行於公族至有所欲
使而用賂國於何有哉然子產所以為此抑可言
矣子南子晳之爭子南直也若罪其用戈則子晳
先橐甲往殺子南子南用戈但應之也而曰直鈞

幼賤有罪罪在子南雖後子晳強與於盟亦弗即討則其忍可知矣及子晳獲罪然後方數以大國之事未爾討而摘其昆弟爭室至此則晳之直安在哉乘遽而至迫以縊死則子産本心可見矣惟初忍而後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衆方知其心是乃子産所以為賢而稱於孔子也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國有臣若是然至世微政去皆不能救鄭未裂於疆臣子産猶因事正之晉齊將亡賢如叔向平仲特相與私語而太息豈不哀哉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詳見晉）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平公）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段之父）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

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晉逆齊女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

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冬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宣王田獵詩楚王既欲與鄭伯共田故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雲夢

傳四年秋九月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疋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已為蠆尾謂重賦毒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吾不

遷矣渾罕(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薄也)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在列國)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傳五年春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

傳六年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

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
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
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
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
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

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我將）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懲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

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夏六月丙戌
鄭災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 詳見楚
傳七年夏鄭子産聘于晉 詳見晉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
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襄三十年鄭殺伯有 鑄刑書之歲二
月 在前年 或夢伯有介而行 甲胄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六年三月
三日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此年正月二十八日 及壬子駟帶卒
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 新注此年正月當作齊魯平之月詳見內魯曰燕誤也 壬

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子孔子襄十九年殺子孔及良止伯有子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

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二月 罕朔殺罕魋子皮弟 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以禮去者降位一等 罪人以其罪降罪重降多 古之制也

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傳十年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罕虎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百兩車百乘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

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
事畢矣（既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稱服）
（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
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
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
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
而不能自克也
經十有二年春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五月葬鄭簡

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二年春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北鄧切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

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新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新注諸侯在喪皆稱子簡公未葬而言鄭伯亦見制度漸變　六月葬鄭簡公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春秋分記卷六十九